

SPRING

必剩客的春天

尼卡◎著
NI KA ZHU

(下册)

相亲的路上，没有最差，只有更差？
身为“白骨精”，
就要捉“唐僧”！

BI SHENG KE
DE CHUN TIAN





CIS
CHINA INTERNATIONAL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必剩客的春天. 下 / 尼卡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1.9

ISBN 978-7-5438-7838-9

I. ①必… II. ①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86105号

必剩客的春天·下

编 著 者 尼 卡
责任编辑 胡艳红
特约编辑 何静妍 曾诗玉

总 策 划 周 政
执行总策划 杨小刀 王雄成
封面设计 彭意明
版式设计 罗四夕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//www.hnppp.com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2月第2版
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6
印 张 32
字 数 504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7838-9
定 价 45.00元（上、下册）

营销电话：0731-82226732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

目录 CONTENTS

第十章 | 007
“风雨故人” 许雷波

第十一章 | 038
“今朝明月” 杨小树

第十二章 | 076
“凌波横塘” 孟豆豆

第十三章 | 099
“柳暗花明” 潘晓辉

第十四章 | 144
“山雨欲来” 黑玉虎



紫色出品 必属优品



CB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必剩客的春天. 下 / 尼卡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1.9

ISBN 978-7-5438-7838-9

I. ①必… II. ①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86105号

必剩客的春天·下

编 著 者 尼 卡
责任编辑 胡艳红
特约编辑 何静妍 曾诗玉

总 策 划 周 政
执行总策划 杨小刀 王雄成
封面设计 彭意明
版式设计 罗四夕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//www.hnppp.com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
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32
字 数 504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7838-9
定 价 45.00元（上、下册）

营销电话：0731-82226732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目录 |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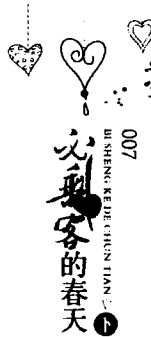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章 | 007
“风雨故人” 许雷波

第十一章 | 038
“今朝明月” 杨小树

第十二章 | 076
“凌波横塘” 孟豆豆

第十三章 | 099
“柳暗花明” 潘晓辉

第十四章 | 144
“山雨欲来” 黑玉虎



第十章 “风雨故人”许雷波

姓名: 许雷波

生日: 1975年9月29日

星座: 天蝎

血型: A

身高: 188cm (裸高)

体重: 72.5kg

职业: 军医

工作单位: ***第401医院

毕业院校: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科大学

专业: 临床医学

学历: 博士研究生

爱好: 读书、习字、射击、音乐

特长: 无 (钢琴十级, 勉强算特长)

寻爱宣言: 从背后的拥抱, 心与心才在最近的距离。我会等到你转身的一刻。

备注:

1. 家庭基本状况 (加密);

2. 本人薪酬 (未知);

3. 车房均无;

4. 要求对象达到如下标准: A. 身高166cm、体重约49kg; B. 博士研究生; C. 血型为A型; D. 生于1977年; E. 职业为军医; F. 性格温和, 头脑灵慧, 容貌秀美…… (这位军医同志您别难为我们, 快报上这位的姓名吧, 我们好按图索骥, 下帖子去请来。)



急诊室里亮如白昼，唐恩窃看着孟豆豆的眼神，有些游离……郑子桓模模糊糊的影子在她眼前飘来飘去，她甩了下头。

孟豆豆就站在她面前，很专注地看着她。

她沾得满身尘土和沙粒，抖一抖，都能蒙地上一层。本来一头长发挽在脑后，零零散散的，那些小碎卷儿东一处西一处的，凌乱，脸上还蹭了灰……

“看什么看啊！”恩窃眉头皱得比孟豆豆还紧。

孟豆豆的目光从恩窃脸上移到等在一边的许雷波脸上，意带询问。

许雷波摇了摇头。

恩窃微扬下巴，看看孟豆豆。头回见他这么一本正经的模样；想必是在工作的地盘儿上，也得装得人五人六的。这孟豆豆本来就高，穿着白大褂，更显得身高被拉长、体型在膨胀……看着看着，唐恩窃不由自主地就要往后退，许雷波揪了恩窃连帽衫的帽子，顺势把她往前一推，低声笑道：“怕打针的主儿，得治治。”

孟豆豆这才笑了，问：“你，怕打针？”

恩窃站定了，拉了拉帽子，说：“谁怕！”嘴上硬，手腕子和手掌处连片儿的疼却让她直冒冷汗，脸上煞白：“抓紧时间啦。”她嘟哝。

“我看看。”孟豆豆很自然地伸手就要拉恩窃的手腕，恩窃灵敏地闪开，豆豆“嘶”了一声：“你不让我检查我怎么处理伤口？”

许雷波在一旁笑。

孟豆豆指着面前的可调节高脚凳让恩窃坐。

恩窃回头看许雷波，许雷波笑：“我下班了。再说，这儿不是我地盘。”

恩窃无奈地坐下来，在孟豆豆指定的位置上。

许雷波扯了扯嘴角。

孟豆豆看他们两个，笑着问：“你们俩这是去干吗了？”他到现在为止，还是一肚子问号。

许雷波笑了笑，看恩窃；恩窃很假仙地说：“办正事儿。”

孟豆豆打量着她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正事儿？挖沙啊？”

“孟医生？你怎么……”门外进来一个漂亮的女护士，看到孟豆豆似乎很吃惊，又看到许雷波，满脸上漾起笑容来：“许医生您也在？”

许雷波点了点头。

孟豆豆却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呀！”

那漂亮的女护士见状过来打开顶上的柜子，一样一样地往外取棉纱、药水……一边拿，一边好似无意识地看了唐恩窃一眼。

恩窃坦然自若。

手上的伤不知为何疼得厉害起来，时轻时重，轻的时候麻麻的，重的时候简直钻心。

孟豆豆坐下来，戴上口罩，再戴上薄薄的胶皮手套，拿起镊子，夹了药棉沾药水，说：“会有点疼，忍一下。”他拉着恩窃的手，话音未落，转了一下恩窃的手腕，迅速地在伤口上涂抹起来……焦糖色的液体附着在大片的伤口上，渗进肌肉里，恩窃的手顿时扣紧，孟豆豆抓紧了她的手，又夹了块药棉，擦着腕子上多余的药水，防着滴下去：“再忍下。”

护士递上纱布，轻声说：“孟医生少见这么耐心烦儿。”语气里是有些调侃。

恩窃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一些，孟豆豆却头也没抬，集中精神处理着伤口，随口问道：“肖医生人呢，今天她不是应该值班？”

恩窃看着孟豆豆拿起纱布来，用胶布贴了一头在她腕上没受伤处，小心地缠着。

护士笑道：“肖医生今天不值班。”

“那我记错了。”孟豆豆说。

“没记错，今儿临时调班的。肖医生今晚要相亲。”护士笑道，往一处归拢用过的纱布和药棉。恩窃看了她一眼，她笑着点头：“肖医生打扮得美美的，今晚要赶两场呢。”

“没见成果啊。”孟豆豆微笑。重又握着恩窃的手，仔细检查着包扎得是否得当。许雷波在一边看着，几乎笑出来，借故站起来走出了急诊室。

“快见着成果吧，要再不见着成果，肖医生不疯，我们也该疯了！好好儿的，孟医生，您说是不是太让人受打击了……肖医生上回轮休，一天见了8个男人，从公务员到军官，从天上飞的到海里潜的，竟然一个都没中！”

“一天见8个！”孟豆豆还没反应，唐恩窃倒抑制不住惊讶，惊呼出声。豆豆拉了她手一下，叫她淡定。恩窃精神都被护士说的给抓住了，不理孟豆豆，接着问道：“一天见8个，那她见得过来？那不得累坏了啊？我一天见两个都觉得累……”

孟豆豆看恩窃。

护士停下来，对着恩窃说：“是吧？我也这么说。不过，肖医生妈妈好厉害，人脉广得很，就能打捞到这么多的候选对象。我们说，要不肖医生自己建个档案算了，回头她淘汰过的，我们再去喽喽，她眼光高啊，被她筛选下来的都是好样儿的啊！”

“那可以啊！”恩窃点头。

护士好像很满意恩窃的反应：“她最近，我算算啊——那天她说来着，今年过了年，别的时候都是搂草打兔子，不算，就只算她休息日去相亲，你猜猜，她平均一天见几个？”

护士眨着眼，看着恩窃。

“3个？最多4个。”恩窃说。

“5个？”孟豆豆见她们俩聊得欢，索性自己拿了针管抽了一管药液，忍不住也插了一句。

“7个！”护士拍了一下巴掌。

恩窃砸吧了砸吧嘴巴，说：“我可以改招牌了。”

“嗯？”孟豆豆擎着针管，看恩窃，笑咪咪的。

“以前我老说，我不是在相亲，就是在去相亲的路上。这位姐妹，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肖医

生，她比我还要执著。”

那护士笑得花枝乱颤。

“肖医生多大？不成我回头给掂量掂量，我们事务所不少单身律师呢。”恩窃热心地说。脑子里这就勾画出来人选了。

孟豆豆拍了她的手一下，说：“好了。”

恩窃摸摸包扎好的手腕子：“好啊？挺漂亮的啊！”她看孟豆豆手里的针管：“干吗？”

“打针啊。”孟豆豆眨眼，头往旁边干净整洁的床上一偏：“趴下吧。”

趴……趴下……这……这是要打哪里？

恩窃一阵紧张，皮肤上又蒙了一层水雾似的。盯着孟豆豆手里的针管，那亮晶晶的针头、水晶一样的……“你你你……你给我打？”她一向伶牙俐齿，舌头竟也打了结。

“是啊，快点儿。”孟豆豆眼看着恩窃皮肤一层红润。

“我不打！”恩窃跳起来。孟豆豆一把拽住她没受伤的手腕。

“破伤风针。不打？还由得你了！”他沉声。平时老是带点儿玩世不恭的表情的脸上，此时严肃得很，恩窃被他唬得一愣。

“别啰嗦！”浅蓝色的口罩，被他粗重的语气给喷得一鼓一鼓的。

“那我要护士打！”恩窃反应过来。

孟豆豆看到她紧张的样子，忽然爆出一阵大笑，松了手，把针管给护士，说：“小李，麻烦你给她打一针。”

他凑近恩窃，扯下口罩来，嘴角一弯邪邪的笑：“放心，我没那么笨——那不是找揍嘛！”他笑着，出了急诊室。

里面恩窃乖乖地褪了一点裤子，趴到床上去，护士小李给她擦上药水，说：“我要打了啊。”

“啊。”恩窃抓紧了床沿，轻声应着。臀上轻轻一点冰凉，接着，一点点刺痛。

护士小李一边推着药液，一边说：“唐律师，你跟许医生、孟医生都认识啊？”

“啊。”恩窃声音很弱。

小李拔了针，给恩窃将衣服掩了下，回身将一次性器械收拾起来，一边说：“我们医院也就是这两大帅哥能拿得出手去……都说许医生比孟医生科室称头，孟医生比许医生模样称头……呵呵，谁让孟医生啥科不好待，待在泌尿科……唐律师？唐律师你怎么了？”

小李看着趴在床上，死死扣住床沿、脸色煞白、一脸冷汗的唐恩窃，急忙拉开房门，叫道：“许医生、孟医生，快来！病人有状况！”

孟豆豆正和许雷波说话，听到小李的呼喝，急忙冲进了急诊室。

“窃窃！”“唐恩窃！”两个人同时叫着恩窃。

孟豆豆将恩窃翻转过来，伸手摁在她颈上，接着扶住她的脸，翻看她眼底。

恩窃抬手，抓住了他的手腕：“……孟豆豆……”

孟豆豆停住，看着恩窃半睁着眼睛，一颗心稍稍放下一点，兀自狂跳。

许雷波见恩窃意识清楚，知道问题不大，在一边看着，说：“窃窃，你怎么样？”

恩窃直盯着孟豆豆，盯得孟豆豆发虚。

“哎？”豆豆轻轻拍拍恩窃的脸。

“孟豆豆……你一泌尿科的……你你……”恩窃翻了个白眼：“你跑急诊室来……”

孟豆豆愣了一下，许雷波闷声笑起来。

“你还真能装。”恩窃有气无力的。

孟豆豆看着恩窃：“不是吧，那，就算我一泌尿科的，跑急诊室来……就能把你气成这样？”

许雷波这回不是闷笑了，而是爆笑开来。

恩窃挥了挥手。

护士小李这时候笑着说：“怕不是气的，唐律师是晕针吧？”

“晕针？！”孟豆豆怪叫。

恩窃慢慢恢复了点儿行动能力，问道：“我姐那一科的病房在哪里？开个后门，带我过去看个人行不行？”

许雷波了解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探视时间过了，有点儿麻烦。”他看了豆豆一眼。

豆豆笑笑，说：“包在我身上。”

他扶着恩窃起来。

恩窃的心跳总算恢复了正常，头还是有点儿晕。甩了甩孟豆豆的手，说：“我自己能走。”

庾宗厚靠在床头上，看着女儿。

“小胖妞儿，就去那边床上躺一下吧。”他轻声说。双人间的病房，只有他一个人在。

“爸，您累不累？不累的话，我想跟您谈谈手术的事儿。”

“西溪，我不想拖累任何人。”

“爸！”西溪的眼泪几乎立刻要流下来了：“爸爸不准你这么说！”

庾宗厚笑着：“我明白，这对你来说很难接受。这些日子我倒是想明白了。你还记得爸爸以前带你去游泳，那么远的距离，你除了第一次要爸爸帮你、鼓励你才游得了来回，那以后，你一次比一次游得漂亮。那时候起我就知道，就算是我哪一天突然地离开了，你也会勇敢地走下去……”

“爸爸！”西溪抓着爸爸的手臂，全身都在抖：“爸，大不了，这一次，是我带着您游到鲨鱼网。”

她声音颤得厉害，几乎语不成调。

眼里泪水在打转，却拼命地不让泪珠子掉下来，对着爸爸，她还是笑着，抓住爸爸手臂的手



更加地用力，她微笑：“爸，这一次您也听听我的，好不好？”

唐宗厚不说话，半晌，叹了口气。

他伸手，捏了一下西溪的鼻子，因为输液，他的手冰凉。

西溪鼻尖酸得更加厉害，她按着爸爸的手：“爸，您答应我！”

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！我要睡觉了……明天早上起来，我就收拾东西出院。”他轻轻地甩开西溪的手，拉着被子，躺倒。闭上眼睛，不打算再听西溪的劝告。听不得了……

西溪哽咽。

她抬手关了爸爸床头的灯。

“爸，您这样，太让我失望了。”她狠了狠心，终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：“就算是……就算是，您老不愿意回家，老和妈妈冷战，没外人的时候，凡是你们俩同时在家，家里就老冷得像个冰窖……您和妈妈给了我这么一个家，我对您也没失望。因为在我心里您是个好爸爸。”

窗帘没有合上，透过窗子，外面车子驶过，投进来的光迅速地在天花板上移动。

唐宗厚睁开眼，看着那灯影。

“……您还记得那时候，您和妈妈……您和妈妈反对朴兴南？您和我说，本来，您就深受家里人干涉婚姻选择的苦，是不该反对我们的，可身为父母，总为孩子着想的多些。爸，您当时说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所以我才下决心跟他走那一趟。我知道最后不是因为你们反对我才放弃，而是我……我知道我恐怕是没有那个恒心。是我的问题。”

“西溪啊，爸爸……”

“爸，出国念书前我跟你们谈，你们俩不成就离婚吧；我回来，你们俩还那个样子。我常羡慕恩窃家里，唐爸爸唐妈妈那份儿和睦，发誓以后自己结婚，一定不能像你们，要像唐爸爸和唐妈妈。可我其实很怕结婚。”

西溪摇头：“爸，以前我会想，我怕结婚，是因为你们俩不幸福给我阴影，我怨你，也怨妈妈；但现在不会，我明白你们是你们，我是我……爸，我浪费了很多时间，没和你多在一起待着。爸，你别让我后悔，好不好？”

唐宗厚沉默着。

“我知道，我不能勉强您动手术……但我一定得和您说，对我来说，不管您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我最爱、最爱、最爱的人。像您不会把我丢在海里喂鲨鱼一样，我也不会丢了生病的您不管。”西溪轻轻地趴在爸爸身上：“爸，能相信我吗？”

西溪等着爸爸回答她。可是没有。爸爸只是把他微凉的手，放在她的头顶，轻轻地抚摸了两下……

眼角有滚烫的泪珠子滑了下去。

西溪吸了吸鼻子。

……

恩窃转了一下脸，靠在门边，半晌都不动。手腕子那里钻心的疼。甚至打过针的位置也疼。

这些都疼过了，她才知道，其实，是她心在疼。

孟豆豆靠在墙边，静静地等着。

唐恩窃像是一只整在墙角的小猫似的。让他忽然想伸手把她抱在怀里……

“不进去吗？”他轻声问。

恩窃换了个姿势：“走了。”

孟豆豆无声地走在恩窃身边。

“抱歉啊，让你跟着白忙一场。”恩窃走进电梯里，小声和豆豆说：“你值班呢，跑出来久了不好吧？”

豆豆掏出手机和传呼机，笑笑：“你知道我们那一科，急症不多。”

恩窃愣了一下，仰头看着镜面似的电梯天花板：“你小子！”

“你叫我小子，意味着我就可以叫你丫头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孟豆说。

电梯还在下行，她的心思被度爸爸的病情给扯住了，豆豆在逗她开心，她知道……她还在胡思乱想，孟豆豆一把按下了紧急按钮，电梯卡住了。

恩窃急忙扶住扶手：“喂！”

孟豆豆转过了身，站在恩窃面前：“我刚才，就想亲你一下。”

恩窃身体不禁往后一缩，整个人贴在了电梯壁上。

“孟豆豆，你……”恩窃忽然有些发虚，这电梯里的气温简直了……她咬了一下舌尖：“孟豆豆你别逼我动手啊！”

孟豆豆看着她手上的伤，微皱眉头：“你每次都有那么多话说，你能不能别去强调那些客观条件，别拿挑剔相亲对象的那些条框来限制我？你看看我这个人，好不好？”

“小P孩儿一个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姐是要找人结婚！”恩窃越过他，手指摁在紧急按钮上。电梯顿了一下，继续下行。

“孟豆豆，我们出去说。”恩窃冷冷地看着豆豆。豆豆扯着她的手臂，一路从电梯，穿过住院部大厅，走了出去。

待站定，恩窃咬着牙低声道：“现在该听我说了吧？”

孟豆豆松了手：“不想听。我值班，不能送你，你回家好好休息。”眼见着一辆出租车在医院侧门处停稳，他急忙招手：“明天早上我下班，会把你的车给你送回家去；放心，我只检查一下你的伤口，不多嘴。不过我刚才说的，你认真考虑，别当耳边风。”他给她开了车门，把她塞进车里，跟司机师傅说了地址。

恩窃脑子有点儿木木的。

就在司机开车的一刹，她忽然喊了句：“停车”。

车子“嘎”的一下刹住。

恩窃对着车窗外的孟豆豆说：“我不用考虑，现在就告诉你，我现在，恋爱的目的就是为结婚。而且我也有了想要这样交往的人，你别浪费时间。”她也不等孟豆豆再有什么反应，转头